

散文

# 在哪里写作(之一)

■刘庆邦

幸运的是,我比较早地理解了自己,意识到自己喜欢写作。每个人都只有一生,在短短的一生里,不可能做很多事情,倾其一生,能把一件事情做好就算不错,就算没有虚度光阴。文章千古事,写作正是一件需要持之以恒的事,只有舍得投入自己的生命,才有可能在写作这条道上走到底,并写得稍稍像点样子。

老一代作家,如鲁迅、萧红、沈从文、老舍他们,所处的时代不是战乱,就是动乱,不是颠沛流离,就是横遭批斗,很难长时间持续写作。而我们这一代作家赶上了国泰民安的好时候,不必为安定和生计发愁,写作时间可以长一些,再长一些。其实在安逸的条件下,我们面临的是新的考验,既考验我们写作的欲望和兴趣,也考验我们的写作资源和意志力。君不见,有不少作家写着写着就退场了,不知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。

还好,自从我意识到自己喜欢写作,就把笔杆子牢牢抓在自己手里,再也没有放弃。几十年来,不管是在煤油灯下,还是在床铺上;不管是在厨房,还是在公园里;不管是在酒店,还是在海外,我的写作从未中断。期间也遇到了一些困难和干扰,我都及时克服了困难,排除了干扰,咬定青山,硬是把写作坚持了下来。我并不认为自己的写作天分有多高,对自己的才华并不是很自信,但我就是喜欢写作,且对自己的意志力充满自信,相信自己能够战胜自己。

## 在煤油灯下写作

我在老家时,我们那里没有通电,晚间照明都是用煤油灯。煤油灯通常是用废弃的墨水瓶子做成的省油的灯,灯头缩得很小,跟一粒摇摇欲坠的黄豆差不多。我那时晚上写东西,都是借助煤油灯的光亮,趴在我们家一张老式的三屉桌上写。灯头小光线弱不怕,年轻时眼睛好使,有一粒光亮就够了,不会把黑字写到白纸外头。

我 1964 年考上初中,应该 1967 年毕业。我心里暗暗追求的目标是,上了初中上高中,上了高中上大学。但半路杀出个短路的,1966 年文化大革命一来,我的学业就中断了,上高中上大学的梦随即破灭。无学可上,只有回家当农民,种地。说起来,我们也属于“老三届”的知青,城里下乡的叫下乡知青,从学校就地打回老家去的,叫回乡知青。可我一直羞于承认自己是个知青,好像一承认就是把身份往城市知青身上贴。人家城里人见多识广,算是知识青年。我们土生土长,八字刚学了一撇,算什么知识青年呢!不过出于自尊,我也有不服气的地方。我们村就有几个开封下来的知青,通过和他们交谈,知道他们还没有我读过的小说多,他们不但一点儿都不敢看不起我,还非常欢迎我到他们安在生产队饲养室里的知青点去玩。

回头想想,我和别的回乡知青是有点儿不大一样。他们一踏进田地,一拿起锄杆,就与书本和笔杆告别了。而我似乎还有些不大甘心,还在到处找书看,还时不时地涌出一股子写东西的冲动。我曾在夜晚的煤油灯下,为全家人读过长篇小说《迎春花》,小说中的故事把母亲和两个姐姐感动得满眼泪水。那么,我写点什么呢?写小说我是不敢想的,在我的心目中,小说近乎神品,能写小说的近乎神人,不是谁想写就能写的。要写,就写篇广播稿试试吧。我家安有一只有线舌簧小喇叭,每天三次在吃饭时间,小喇叭吱吱啦啦一响,就开始广播。除了广播中央和省里的新闻,县里的广播站还有自办的节目,节目内容主要是播送大批判稿。我端着饭碗听过一次又一次,大批判广播稿都是别的公社的人写的,我所在的刘庄店公社从没有人写过,广播里从未听到过我们公社写稿者的名字。怎么,我们公社的地面也不小,人口也不少,难道就没有一个人写稿子吗!我有些来劲,别人不写,我来写。

文具都是从学校带回的,一支蘸水笔,半瓶墨水,作业本上还有剩余的格子纸,我像写作业一样开始写广播稿。此前,我在煤油灯下给女同



学写过求爱信,还以旧体诗的形式赞美过我们家门前的石榴树。不管我写什么,母亲都很支持,都认为我干的是正事。我们家只有一盏煤油灯,每天晚上母亲都会在灯下纺线。我说要写东西,母亲宁可不纺线了,也要把煤油灯让给我用。我那时看不到报纸,写稿子没什么参考,只能凭着记忆,按从小喇叭里听来的广播稿的套路写。我写的第一篇批判稿是批判“阶级斗争熄灭论”,举本村的例子说明,阶级斗争还存在着。我不惜鸚鵡学舌,小喇叭里说,阶级敌人都是屋檐下的洋葱,根焦叶烂心不死。我此前从没见过洋葱,不知道洋葱是什么样子。可人家那么写,我也那么写。稿子写完,我把稿子装进一个纸糊的信封,并把信封剪了一个角,悄悄投进公社邮电所的信箱里去了。亏得那时投稿子不用贴邮票,要是让我投一次稿子花八分钱买邮票,我肯定买不起。因买不起邮票,可能连稿子也不写了。稿子寄走后,对于广播站能不能收到,能不能播出,我一点儿信心都没有。我心里想的是,能播最好,不能播拉倒,反正寄稿子的事只有我自己知道,我有能力把失败嚼碎咽到肚子里去。让我深感幸运的是,我写的第一篇广播稿就被县人民广播站采用了。女广播员在铿锵有力地播送稿子时,连“刘庆邦”前面所冠的“贫农社员”都播了出来。贫农社员的字样是我自己写上去的,那可是我当年的政治标签,如果没有这个重要标签,稿子能不能通过都很困难。一稿即播全县知,我未免有些得意。如果这篇广播稿也算一篇作品的话,它可是我的第一篇公开发表的作品哪!我因此受到鼓励,便接二连三地写下去。我接着又批判了“唯生产力论”、“剥削有功论”、“读书做官论”等。我弹无虚发,写一篇广播一篇。那时写稿没有稿费,但县广播站会使用印有“沈丘县人民广播站”大红字样的公务信封,给我寄一封信,通知我所写的哪篇稿子已在什么时间播出。我把每封信,连同信封,都保存下来,作为我的写作取得成绩的证据。

煤油灯点燃时,会冒出黑腻腻的油烟子,长时间在煤油灯下写作,油烟子钻进鼻子里,我的鼻孔会发黑。用小拇指往鼻孔里一掏,连手指都染黑了。还有,点燃的煤油灯会持续释放出一种毒气,毒气作用于我的眼睛,眼睛会发红,眼睑会长小疮。不过,只要煤油灯能给我一点光明,那些小小不言的副作用就不算什么了。

## 周口市诗词学会

# 项城采风作品选登

□瘦丁

〔北越调·天净沙〕

项城张庙小景

院墙半拥黄花,巷街围绕青纱。春雨丝丝细洒。一雏飞下,汾河湾畔农家。

□王婷美

张庙采风

清风细雨润春华,看尽汾河十里花。短巷小村阡陌路,绿萌香径绕农家。

□杜秀丽

农家

霏雨迎宾小院喧,村村角角尽开颜。汾河十里涂浓彩,醉了诗心不忍还。

□雪川

踏莎行·汾河湿地诗人故里行

两岸黄花,一川碧水,和风细雨撩人醉。诗朋相聚故园行,今生不负汾泉会①。旧室翻新②,芳林吐翠,楹联妙对心无愧。乡邻纷至喜相迎,乍闻莺燕声声脆。

注释:①汾泉会:即在汾河相会,因诗人阎本亮故里在汾河岸边,故称。②旧室翻新:指本亮故居刚刚翻新。

□李建华

张庙汾河畔油菜花即景

两岸泛金诗万行,翩翩彩蝶翅裁香。徜徉画里千般景,汾水潺潺流韵长。

□阎本亮

〔北南吕·四块玉〕席上奏笛

友据桌,师高坐,一管操来代吟哦,扬鞭催马天吹破。诗再磋,艺再磨,还是我。

□韩素华

酬瘦丁先生及诸友

柳条睁眼因何事,油菜花开待哪家?韵友高朋联袂至,洗尘恰有雨沙沙。

□李广东

春风袅娜·仲春访本亮故里

惠风携微雨,不尽春情,汾水梦,柳枝醒。且沿堤、十里绿绸黄缎,麦田澄目,油菜清明。竹绕篱围,鸡鸣鹅叫,犬吠来人摇尾萌。喜乐梨桃探头笑,慈祥翁媪出门迎。

谁道千般雅意?兰庭小院,弄椽笔、陋室藏铭。茶馨沁,酒香盈,君横玉管,声妒莺簧。应场遗凤,伯驹留韵,望中新秀,座里精英。乡人知否?叹清风袍袖,平民大隐,不负诗名。

□郭月恒

再访高丘寺

高塔凌空立,殿中钟磬鸣。清风明慧眼,贝叶佑苍生。佛法无量界,虔心有远程。拈香叩首拜,祈愿世昌平。

□任国臣

访阎本亮故居

曲径幽萦绕古村,红花绿树映楼新。谁家小院风姿秀,诗意盈门阎府人。

□王中华

访本亮故里

微雨隔窗听未真,柳条起舞鸟鸣春。暗香引我出门去,摆罢寒梅又访君。

□张永久

访阎本亮家乡有感

家有高堂福满庭,风吹桃李笑盈盈。

新楼一座刚崛起,祖训从来是善行。

□王哲

拜谒高丘寺

谒寺低声语,心虔脚步轻。焚香通法界,开慧入虚空。远望田畴绿,近观柳色青。才出三宝地,又恋觅钟声。

□石路

访阎本亮故里遇雨

不美陈王七步才,汾河毓秀孕灵贼。香风细雨知人意,十里锦屏迎客来。

□梅影

行香子·故里行

细雨斜霏,玉笛横吹。觅乡音信步花溪。小楼林立,畦菜篱围。忆儿时梦,荷塘戏,故园追。嫩柳香堤,老树新辉。丰盈了满目芳菲。风清悠远,倩影相随,看嵌画屏,约骚客,探春归。

□依门数雁

玉楼春·诗人故里行

几声鸡犬添幽谧,无限花香迎面袭。细风偏爱小农庄,微雨如烟村上逸。清心静好休虚席,更向桃源深处觅。无须栽种薜和萝,自是惯看朝与夕。

□子衿

春游张庙(新韵)

碧水平桥入画廊,汾河堤上暖风长。相随更有毛毛雨,共赏田园绿与黄。

□晨之风

过张庙故人阎兄故里(新韵)

故友庭堂闪耀辉,芳菲村舍暖风吹。柳烟吐翠千枝舞,桃李含情万朵垂。溪岸篁竹鸭妩媚,朱扉墙院犬追逐。与君真意何言道?他日须当六百杯。

□墨雨翰烟

张庙采风归后作

久慕诗人本亮贤,因资车马访林泉。过滩十里菜花好,连陌无穷麦浪颠。既入清墟门可数,略闻大德竟三编。不知曲径归何处,早有黄鹂杖竹前。

□宛丘女子

〔北中吕·山坡羊〕

春来时时候,采诗时候,汾河之畔花如旧。雨幽柔,景幽柔,拈枝凑近鼻尖嗅。笑问诗人今醉否?东,看不够,西,看不够。

□盈儿

西江月·田园人家(新韵)

淡淡柳丝似梦,微微细雨如纱。黄花深处隐人家,青圆粉垣新瓦。但喜桃心杏蕊,更怜梨蓓榆芽。中原何处不桑麻,百里汾河入画。

□鹿斌

访张庙

湿面风来麦田上,袭怀香出菜畦间。寻常村野一呼吸,却使诗人不忍还。

□孙守功

项城春游

项地春游揽胜忙,汾河十里步天光。饥肠待慰人哂叹,油菜花香抵酒香。

□赵红霞

春在项城

春来花竞芬,吟醉俏佳人。谁画江南景,雨濛张庙村。